



類函 百四三



三百十四三七  
三百十五四七  
三百十七

1加<sup>3</sup>  
427  
143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君同贈  
 以資  
 所購  
 郎君  
 所購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人部七十三

淫

自戒附

別嫌疑

豪強

柔懦

驕傲

淫一

**原**周易繫辭治容誨淫誨教也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

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

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又序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

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

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淫

原秦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淫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  
之母淫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  
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游於後庭  
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  
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  
此疾也 戰國策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  
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  
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  
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

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  
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相衣或裝其  
褙蔽膝以戲於朝 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秦濟北王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八子姦號終古或參與  
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  
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秦終古禽獸行亂  
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 又許皇后坐左  
道廢處長信宮姊嬀為龍雒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  
嬀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嬀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  
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計為白上立為左皇后

嬪每入長信宮長與嬪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  
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  
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吕后凡有玉匣者  
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  
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  
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  
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  
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臧榮緒晉書賈充後妻郭  
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

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  
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  
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  
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  
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語林劉道真  
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  
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  
婢服淫 風俗通平原君讞胡莫譚娶周碧為妻譚陰  
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女姦通冀得其子 博物志三  
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

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增**經濟類  
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  
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為笑樂烝於世祖幸姬霍氏  
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  
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故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  
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 又齊顯祖  
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  
佚 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  
召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  
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

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  
失色哺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為鴆  
毒發之乃同心紿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  
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又隋煬帝至江都  
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  
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  
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通鑑  
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  
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  
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

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又  
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  
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  
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  
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没入掖庭  
辯慧能文習明吏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  
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  
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  
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  
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

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  
諸楊與之游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  
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襦裏之使宮人以綵輿  
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  
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  
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  
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  
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  
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

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又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又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又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淫三

**生蠱** 聚麀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

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 禮父子聚麀謂禽獸無別

**男侵** 序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詩 魚色 竊香 侯

不 下 魚 色 謂 娶 國 中 之 女 下 詳 淫 二 賀 絲 擲 果 詩 抱 布 買 絲 匪 來

潘 亂 族 移 人 禮 以 此 防 民 猶 淫 泆 而 亂 族 左 傳 岳 有 亂 族 移 人 夫 有 尤 物 足 以 移 人 苟 非 德 義 則 必 禍 有 蒙 衣 衷 相 左 傳 齊 慶 克 通 於 聲 孟 氏 蒙 衣 乘 輦 目 送 情 通 左 傳 華 父 督 見 孔 父 之 妻 目 逆 而 送 之 後 漢 書 烏 桓 嫁 娶 則 先 略 女 通 情 或 半 年 者 然 破 義 犯 禮 傳 淫 破 義 不 禁 後 送 牛 馬 羊 為 聘 禮 無 別 周 禮 仲 春 男 女 於 時 犇 者 不 禁 注 汗 行 淫 無 別 云 重 天 時 無 別 無 義 禽 獸 之 道 增 父 子 聚 麀 風 管子 曰 桓 公 云 寡 人 有 汙 行 不 幸 易 內 飲 酒 以 婦 宿 而 好 色 狗 於 貨 色 時 謂 淫 風

男女同浴 女無別同川而浴 易內飲酒 以婦宿



賓左傳齊慶封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西漢地理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

無別帷薄不修衽席無辨東漢皇

金帳彙苑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畫卷名夜舒荷官人靚妝解上衣著內

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舞香煮湯餘汁入池名流香渠

宋紀陶穀有妾本党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妾曰

党家有此景否曰麗人安識此景但能

于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能

唐書楊國忠設客馔使宮伎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

開元遺事申王每醉使宮伎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

室號曰

醉興

淫四自戒附

原大罰貪色為淫大欲禮記飲食男女無相棄左

廟丘人有女夢以其幃幕孟氏之不待禮男女不待

則滅

不安室詩凱風注淫風流行雖鳥獸行周禮內外

喜左傳巫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三軍棄

位而姣我則穆公曰棄位而姣拊楹而歌又齊莊公

色厚於德見好德如好色厚于德未禮殺而昏詩序古

足則殺禮而多昏會不能自還漢書原陟曰寡婦欲

盜賊所污遂為淫泆遂相犇誘男女之訟周禮男

知非禮然不能自還男女之訟周禮男

士注陰訟於勝國之社其勝國亡國之社淫僻之罪

禮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事勝國亡國之社淫僻之罪

道缺而淫僻之罪多也朋淫於家妻妾荒腆於

酒腆厚禮無縱欲神亦禍淫既奸人紀男女

有別 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始

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奔之恥 既行貞信之教 宜

糾淫僻之愆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冶容之誨 文

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挑鄰女而投梭折齒 謝鯉字幼輿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

貪色為淫 在內為姦 內作色荒 犇則為妾

**增**淫荒昏亂 游蕩無度 詩 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宣

**原**自戒不邇 惟王不邇聲色 自閑 以禮自閑 遠色 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易色 賢賢易色 禮防 禮者所以防淫 刑防 君子刑防淫 戒色 戒之

在制心 制心以禮 致女之戒 禮蜡祭云羅氏致鹿於女以戒諸侯曰好畋好女者

亡其綴淫之防 禮者所以防淫也 誨淫之容 詳類 伐

性之斧 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皆是物也 可不懲乎 三代之亡皆是物也

以言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不腆於色 不淫其

色 以言 楊秉之不惑 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顏叔之有節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別嫌疑一

**原**君子防 先賢慎 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季英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 授箠 授箠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

則男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注奠  
置可也 綴蜂之疑尹吉甫妻誣其子伯奇  
興謗 援以葦苙興謗 馬 表微

別嫌疑二

禮決 禮者所以 禮防 禮為 叔嫂不親授 禮 內

外不通假 禮內外不 孝子不服闇 闇中為事好生 物疑服事也

寡婦不夜哭 禮 遠嫌 避疑 內言不出於閫外言

不入於閫 禮曲 禮 坐懷不亂 柳亦 惠事 閉門不納 魯男 子事

驕傲一

原執幣 獻俘 左傳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  
於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年 一怠位 棄命 又滕成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葬甚哀多涕子服惠伯曰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所矣 又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棄君命也  
不亡 長揖 箕踞 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衛青  
何為 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 失恭 長傲 義信與  
視之 邑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失恭 長傲 義信與  
苟而行之 貌不莊 志自滿 莊敬莊敬則嚴威故  
禮傲不可長 貌不莊 志自滿 莊敬莊敬則嚴威故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不足觀 何以承 餘使驕且吝其  
則慢易之心入矣 唐突列侯 倨見長者 魏宣宇景然  
承守其官位 何以 唐突列侯 倨見長者 魏宣宇景然  
植使問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  
否宣曰王人雖微列在諸侯之上植復曰為人父吏見  
其子應禮否宣曰臣子之例一也 植曰復曰為人父吏見  
食其謂沛公曰欲圖天下不宜倨見長者 負氣  
勝人 彙苑韓思彥為中書令李敬元劾奏思彥見天  
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 後魏書宜都王穆壽與  
莫已及謂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

驕傲

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與壻飲

諸父餒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

恃女豪漢書上官安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

楊駿漸驕傲石奮語之曰卿恃女豪邪與天家婚未有

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

作婢耳何師古簡峭信明蹇亢

能增損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

所推接既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

蹇亢以聞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

以大白負所識已多

曰前鄉貢士李琪常置之坐為久少相識合正色曰所

識已多不與語自難記

頗復爾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

沈謝暗中摸傾枕移牀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宕

著亦可識也

在先主座席猶箕踞輕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以下

則獨設一榻傾枕臥語無所為屈

當周起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省之起曰彼若

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

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

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起等失色而去

傲誕若斯後魏書元順字子重起家為給事中時尚

順曾懷刺詣肇門者以其年少蒼云任城王兒可

順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

父乎辭傲然若無所親肇謂眾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

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心憂之自

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

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

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

恨不讀五千卷一可容數百人

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驕傲

十

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驕傲二

原受玉

左傳天王賜晉惠公命受玉疇名公曰晉侯其無後乎先自棄也

受服又成肅公

將伐秦受服於社不敬劉子曰民有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惰其不反乎

從康

從書無傲

自至

而驕自至

夷俟

原壞夷俟夷

偃蹇

彼皆偃蹇注

招損

謙受益

取禍

成叔傲寧

立無跛

跛音秘

坐無箕

箕踞不

脚申局下

晉侯無後

玉注

直而不倨

倨傲

泰而不驕

君于

上

南守成爲小吏必陵長吏到都爲濟

一戍也

其亡公叔

晉侯無後

玉注

直而不倨

倨傲

泰而不驕

君于

富鮮不驕

富而不驕者鮮矣驕

樂難長處

者不仁

傲很威儀

近亂

燕喪威儀

何禮

或敢侮予

何以卑我

傳

安肆日偷

肆恣也

荒怠不敬

乃逸乃岸

畔岸

自廣自滿

無怠無荒

自暇自

逸

天命祐敬

人道惡盈

禮不長傲

神亦害盈

敬乃行先

傲爲貨始

忘僂僂之恭

肆偃蹇之

傲

增不對殘客

不喜俗人

不拜驃騎

不避侍郎

喜見俗人時誤

不拜驃騎

彙苑孫子荆府爲驃騎參軍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相逢即便舍去

不拜驃騎

彙苑孫子荆府爲驃騎參軍

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

不避侍郎

爲殿中侍



光輔還秦仁傑不  
遜左遷復州刺史  
又韋方質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  
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  
折節近貴  
劉孝綽凌視公卿但問道塗之事  
彙苑劉  
以苟免邪  
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  
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

狂一

**原古肆**今蕩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一為巫  
飲藥史記蒯通屢說韓信貳於沛公三分天下一裁之

**必也**孔子在陳白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非

**狂若狂**史記酈食其自謂我非狂一箕子佯次公

**醒**史記宋世家箕子被髮佯狂漢書蓋寬饒賀許伯

入第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

而狂何**增人瑞**卿狂唐書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

必酒也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彙苑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

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奠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

之朝曰誰得卿狂獨步天下間氣布衣彙苑戴叔

曰其狂不可及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

偶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

休傲誕自號瑣言曰皮日當歸阿士不後子房謂劉

錄張賓謂弟曰文章無我當歸阿士阿士不後子房後趙

**足加帝腹**手捋帝鬚會稽典錄曰嚴光不遇高帝後小

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

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山堂肆考梁武帝與

何子皙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中名見子

暫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

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足敵萬卒不易千馬彙苑係

老子耶辭疾不起狂

人部尚益頁狂

淺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寧曰我精卒三千足敵君  
 贏卒一萬劉畫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  
 數十卷書行于後世  
 不齊景公之千駟  
 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義畫八卦窮天地之  
 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  
 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  
 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  
 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與俗人  
 肆考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狂放不羈尤不與俗人  
 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實神興舍恕先長  
 鬚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荅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李白脫鞵  
 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前融亦舉手呼  
 趨士豈不善乎唐書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鞵由是  
 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醉

狂二

原擇言

狂夫之言

進取

狂者

接輿

楚狂接輿歌

文子

姓辛氏狀貌似不

謝奕

桓溫司馬謝奕過溫飲

彌衡

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

食其

史記家貧落薄無衣食業

節語

無常

罔念作狂

書惟聖罔

仲長統

魏志仲長統

田獵

令狂老子心發狂田獵

飲泉

即狂素榮曰昔一

之無

狂國君穿井而飲獨得無恙反謂國君為狂

名乃

不章陳平不顯

清而不慧

晉宣時山陽太守昌

章不

當獨秀

好自誇

彙苑吳蕩遠好自誇而嗤鄙人每作詩得稱意

人部

尚益頁函卷三百十四

狂

高



曰昔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  
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蕩遠何為者乎  
義之北面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  
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  
跡合得義之北面其狂如此

縱逸一

**原探鵲**呼狗竇  
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鵲

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數

日酣飲逸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頭于狗竇

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遠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竊鄰酒**入令被  
其家竊飲醉便臥甕側守酒者得而

拘之明旦看乃畢吏部也光逸字孟祖為博昌小吏

縣令使逸送客寒復遇雨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

若不暫溫必恐凍死

**呼父字**  
哭兵女

胡母輔之

彦國子謙之

字子光才學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嘗呼父字輔之亦

不介意輔之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

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反

**入桓沖車**  
臥鄰婦側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

軍嘗從沖行值雨因下馬跳入

沖車曰公豈得獨擅一車乎

阮籍鄰家少婦有美色

當墟沽酒籍嘗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既不自嫌其夫

察之亦不

**增曬頭**  
濯足

世說謝太傅安與謝萬共

疑之也

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必不酬汝意不足爾猶苦要

以為厚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便入門內謝殊有忻色

呼太傅曰阿螭不作爾恬小字螭虎馬周字賓王嘗

謝靈運詩卷三十四

縱逸

左

盡傾宋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  
 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踈闊曼卿亦不  
 為人所忌市中哭途攫石阮籍率意獨駕行不由  
 公然賣學士鹽 哭途攫石 阮籍率意獨駕行不由  
 目加以美名時揚次公傑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  
 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  
 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恐按牘一上海之無及米徑  
 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  
 具色極清潤米舉手宛轉以示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  
 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  
 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揚曰  
 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得之登車而去 寄臥何齋  
 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登車而去 寄臥何齋  
 直造王座 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  
 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  
 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蕭侍中深初為太  
 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鞞策桃枝杖直造王座

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  
 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  
 盡各散去 梁謝長史幾卿庾左丞仲容既免官並肆  
 情縱誕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  
 屑物 倒著接羸 起索便器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  
 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輒醉而歸  
 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  
 接羸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注云疆乃簡愛將并州  
 人也白接羸一云白紗帽世說謝萬在兄安前 不  
 欲起索便器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簡而無禮  
 拘小節 何用後名 晉陽秋祖述性通徹不拘小節永  
 剽泚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為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守諱 臥客懷 齊王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守諱 臥客懷 齊王  
 人部 謝靈運詩卷三十一 縱逸 六

晉陵太守晉陵今沈疇之性粗縱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廢之唐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客飲客辭城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臥席上或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自覺

**自追姑婢** 願得宋禕 幸姑家鮮卑婢及居聽容語 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疾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弄笛吹簫** 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曰問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樓上遙語** 曰吾出有問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居喪飲酒 在制圍碁** 東漢戴良字叔鸞遵子也居喪時兄伯鸞居廬啜

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又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曰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快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王坦之以圍碁為祥後客求方幅會戲 彌衡搥鼓 謝尚彈箏 衡字正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曹怒以其有才不願殺之聞衡善鼓名為鼓吏因會賓客閱視音節衡操搥踴躍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解衣而徑進衡于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琴半單絞著之復操搥顏色無忤操笑曰本欲辱衡反辱孤邪衡曰不復操搥搥顏色無忤操笑曰本欲辱衡反辱孤邪為豫章主簿在相王大司馬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以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適桓大以此 肩輿造竹 拄拐看花 世說王子猷嘗行吳好竹主人知猷當往乃灑掃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已失望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為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一掃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子弟多狎之  
即還爲人談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擁被對壺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傷之士  
排康揚雖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鐘起去康曰  
向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擁被對壺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傷之士  
披蓑藿也車前飲卒醉後挾私謝幾卿爲尚書左  
得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慢脫衣換酒與車前  
驪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豪吏杖引承裕嗜  
酒狂逸歷藍屋咸陽二縣令往名豪吏杖引承裕嗜  
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問也當受杖引承裕嗜  
與晏殊把柁鐵崖榜門南京王琪張亢爲相晏殊知  
飲湖中嘗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探篙王是南人  
舟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  
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  
柁不正也元楊維禎字鐵崖榜門南京王琪張亢爲相晏殊知  
下直榜其門曰客至不下樓怒老懶見客不答禮怨老

縱逸二

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默發言無所避怨老  
迂飲酒不輟樂怨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原便面拊馬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  
門出遊王戎爲司徒開乘小馬從便門出游見者不  
率意獨往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肆心周  
行傳曰昔周穆王欲訪戴不前王于猷居山陰夜雪  
隱詩思戴安道時在剡即乘舟訪之至戴門偃溫走  
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避桓溫與謝奕善奕辟奕爲安西司馬推布衣好常偃溫  
失飲溫走入避之奕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師共飲曰  
何所怪溫不之責也亦史丹無檢而心謹密  
籍不拘禮教

豪彊一

**原死徒** 凶德剛強者死之徒不在 跋扈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吳志甘寧字

興霸少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相隨操持弓弩

負既帶鈴民聞 方剛 必反北宮黜善養勇惡聲至

必反 橫潁川 奪沁水漢書灌夫陂池田園宗族賔

無術不遜也後漢書竇憲恃宮掖 穿城注水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

行船帝問持刀入市買肉斫屠 尚租庸入私孟靈休是景之子豪奢相尚又趙巖

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 豪奢相

者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禁又原涉遣奴

自以有功于梁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豪彊二

**原任勢** 恭顯 彊梁老子彊梁者不得其死 南方之強犯而不校

北方之強 威重太守甯成免官居持吏長短出從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脇弱 勢傾朝野

**謝瞻切門戶之憂** 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

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乃驚駭謂晦曰汝名位

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于預時

領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 廣占良田嘉貞為子弟之

戒曰吾貴而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

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豪彊柔儒

柔懦一

**原**繞指無拳繞指之柔無拳無勇勝剛彊左傳官之奇懦不敗脆弱老子柔

**強**脆弱易敗伯夷之風懦不彊諫有立志能彊諫孟子聞

**夫**有立志攻堅莫之能先水柔攻堅轡柔御剛莫過於水而能越人綿

**力**史記灌嬰責魏勃劫齊王反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

**南**王書曰越人綿文叔乃能是一管仲不為怯後漢

**武**幸南陽宴父老父老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天

**下**也管仲三戰三北鮑子增失哺一歎羹韓詩外

**殺**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軾

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怯懦騷擾不自安日哺後便  
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  
食彥節歎美瀉胸中手立表為鬼寢食為咒淮南  
振不自禁事敗被殺以為鬼懼掩其氣也掩奪也

柔懦二

**原**柔克書高明柔守鬻子欲剛必失戈左傳晉襄

**使**萊駒以戈斬之失軾崔杼亂陳不占將往地之

**道**易立地之道生之徒柔懦者投車下左傳衛太

**鄭**人戰望見鄭師眾太子懼乃投車下出勝下史

**淮**陰市少年辱韓信曰不能死出我勝下信柔亦不

**茹**詩人亦有言柔則茹之一柔而不犯傳隨會柔舌

柔 口柔 能下人 不犯物 增 有勇不怒 慎子曰 怒反與 怯均也 無氣則虛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愚 一 愚 三赦 一得 周禮三赦三曰蠢愚謂癡愚 移山 愚月 愚公移山之谷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消 見其髮以為伏魅 刻舟 膠柱 求劍 守株 見影 睹而走氣絕而死 不移 無適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宋人有守株 之愚 詳上 不 移 無適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將甚乎無適之所 心純 知味 老子我愚人之心也 不違 自用 如愚 愚而好自用 增 一得 千能 前 注 中庸人一能之已千之已 蠢甚 醉如 公璧事類丹陽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已 蠢甚 醉如 公璧事類丹陽

徹 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 暴其短 陽為愚 五代史 亂國之君嘗買愚不肖于上而強其不能 北山公 以暴其短 唐書祿山陽為愚以蓋其奸 會稽婦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惡 跡 掩耳 搥鐘 愈數而跡愈多走疾而影不離自以為 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 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以搥毀之又懼人 聞而奪已也遽掩 藏石 憂天 荀卿子宋之愚人得 其耳恐人聞也 藏石 憂天 荀卿子宋之愚人得 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 與瓦甕不差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 固守之愈堅 列子曰杞國人有 哭社 浴天 淮南 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哭社 浴天 淮南 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 曰社何憂速死吾必悲哭注淮南謂母為社 韓子燕 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士季歸士適在內中妻患之乃 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

人部 附錄頁函卷三百十四 愚 狂

附錄頁函卷三百十四 愚 狂

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  
妻曰為之奈何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  
陶丘遣婦石肇懼妻笑林曰平原陶丘氏娶渤海墨  
已生一男而歸母曰曩見夫入年德已衰非昔日亦  
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入年德已衰非昔日亦  
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是是以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趙書石  
肇前石前石昆弟也復如是是以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趙書石  
詣前石前石昆弟也復如是是以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趙書石  
佐補之為聘廣川劉典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每入  
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  
可爾時人為噍語

**愚二**  
詩失禮詩之一忠敝夏尚忠其人愚少蠢漢高祖曰  
古直今之愚也直頑童頑童比愚婦愚夫閻成  
事愚者閻不好學其蔽也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

**陳夫人** 而頤 佯愚 詩哲人之愚 詐愚 智者 日月照

則行 莊子被髮童子 菽麥不能辨 傳曰周子有兄無

高柴見非於孔門 王陵獲稱於漢氏 獨不可

教 宋若昭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 未得為真

柳宗元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顏子 鴻

終日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未得為真愚也 州北平府

貴有斷手之刑 後魏書宋弁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 乃生

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律決 鄭人忘度足之式 韓子

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鄭人忘度足之式 韓子

曰吾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為之式及至市得履乃 鄭

以足乎曰寧信 不識士衡義綦見苦於王濬 沈約宋

度數無自信也 綦營道縣侯凡鄙無識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嘗

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人部



義纂曰下官初不誠如尊命劉禪驚視夫文王漢晉  
 識士衡何忽見苦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也郊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答會王復  
 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  
 其眼王曰何以似郊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  
 皆大笑以馬牛為買賣遂傳愚谷之名逐鹿入谷中見  
 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  
 畜野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  
 駒去家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之谷問蝦蟇之官私堪怪識書之貴  
 晉書識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官時出問左右此鳴是  
 官蝦蟇為官乎為私乎賈府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  
 私地中為私蝦蟇於  
 是世間遂傳此語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人部七十四

褊急

褊急 急情 詐偽 詭佞 惡  
 訟辯 附 劫 謗 黜辱 威虐 妖訛 咒詛  
 叛亂 寇賊 剪伐 附 竊盜 雜盜

原筆擲地

杖撞郎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  
 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劍逐

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後漢明帝編急嘗以事怒  
 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急呼崧崧曰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  
 踏鷄子 廢爐炭 晉王述字  
 起撞郎明帝慙而止

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  
 便下林以履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  
 夷射姑旋焉執之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於爐炭爛遂

擲木

輿牀

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素彥  
 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

褊急

真云見素生遷怒知顏子為貴又王司州嘗乘雪往  
王麟許司州言氣少有所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  
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  
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田強飲孝伯世說謝無奕性粗急以事不相得自往  
俱在何僕射坐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  
各以帚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  
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  
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

褊急二

**原**不告而馳左傳晉使張駘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使宛射犬近不告而馳之收擒挾囚不待而出既免二子問曰胡再不謀對曰曩魏君儉嗇褊急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無德以將之  
躁性 量謝包荒 德非含垢 增甚以為忿世說桓  
忿不思難 怒自投牀上詳 褊心

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南車騎車騎曰無損其自然又曰王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倚不坐公引與之對榻去後語其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殊損其自然

急情一

**原**廢命 失職 傳守官廢命不敬 養名 溺職 漢齊俗吏人養名舒緩朱博為郡怒 增受玉 乞師 傳曰齊人欲以為俗耶 沈滯不舉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先自棄也 已其何繼之有以乞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 孟獻子曰受命日蕩心遊 筋鴛肉緩 蔡邕勸學篇曰瞻彼頑薄執性不山壽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疎懶筋鴛肉緩頭面常一人部

急情

月十五日不洗非  
大悶痒不能梳也

怠惰二

**原**陳遵滿百漢書陳遵為掾曹輒廢吏白曰陳掾今日

當斥曹參不事日飲汝不恭命遐棄厥司

怠荒不怠忽政逋事令無居息燕

暇逸自常苦饑貧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

不喜拜揖唐書王績性簡情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

詐偽一

**原**矯節近名非其矯節是不知言為心勞行

險作偽無行險偽爾偽予欺無載爾偽言偽

行詐由人之偽言

而內湯澆雪鐵包銀彙苑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

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史曰丈人郡與學交惡還

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

多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起為

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

償于他所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

室使數十餘人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

被圍也乃勉其守城者曰吾有銀為本而外包以銀及其

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垣平金寶陳勝丹書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不迎則不

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漢書陳勝吳

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管魚腹中

卒買魚烹食披香殿長樂宮彙苑蘇世長侍宴披

得而怪之披香殿長樂宮彙苑蘇世長侍宴披

人部披香殿長樂宮彙苑蘇世長侍宴披

帝作邪何離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  
此殿我所以營乃詭云賜帝邪漢書韓信與家臣謀欲  
發兵攻呂氏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  
信欲反狀于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言言  
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宮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為  
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詐偽二

審禮不誣君子審禮不誣以奸詐辟名皆誅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

謂巧偽為文書可誣以奸詐以禮防偽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著誠去偽

鄙詐詭譎詐謀詭辭釣名掠美詐善

矯名譎而不正華而不實莫大之奸無赦

之罪事不憑虛罪宜閱實行偽而堅言偽而

辨獨用徐溫經濟類編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

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

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

是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遂斬廷望後

唐時吳侍中徐知詢與兄知誥爭權吳越王鏐遣詢金

玉器血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容周廷望

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如江

都望遂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誥亦以誥謀告

廷望曰人言侍中除父溫喪誥稱吳主命不許周宗謂

入朝誥留誥為統軍詢責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

不臨喪可乎誥曰爾挺劍待我先王敢往爾為人臣畜

乘御物可乎誥又曰爾望所言告誥誥曰頗知其詐

以爾所為告我者亦上廷望也遂斬廷望

唐書裴延齡剥下附肆驕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

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

時信以為忠又突厥圍帝雁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

人部 許偽 四

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  
 席藁帝信以為忠愈親任之  
 素惡融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  
 多詐公不可忽說曰狗鼠何能為  
 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  
 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  
 者迫我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昭宣子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廷尉  
 衛太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襜褕著  
 詭殺樓蘭又傅介子與士卒齎金  
 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  
 國矣出金幣示譯譯報王貪漢物  
 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  
 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  
 二人從後刺殺之

諂佞

原草指

劔斬

博物志堯時有指佞草佞人入朝此草

漢成帝時未雲上言願賜

上方斬馬劔斷佞臣頭以勵  
 其餘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  
 今時又徐之才曰我在江東見  
 無我亦是何由可活  
 父合殺及其自作  
 體佞乃過于吾  
 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  
 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  
 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  
 謂諸學士曰祝公  
 五經地盡矣  
 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數之曰  
 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  
 后疾詔偏祭神廟以福消災閻朝  
 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  
 賞賚其請佞類如此  
 假子 乞兒  
 帝時和士開為

同監員和朱三十五

諂佞

五

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

乞兒一且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

隱處謝酒後至侑觴朝貴飲酒濬恥于眾中拜相及

乃先謁令致謝酒及賓客畢集令致言曰令致與張郎

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何憚改更今日于隱

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願令公速愈

為宰相放生唐新語成敬奇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

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念其諛媚自茲不復

僧道獻功德疏一以為壽光祿輦申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放生謂之

諂佞二

原格佞宋鄭鮮之為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乍佞

漢王遵以盜賊並與選賢微用起家為卿盜賊既除即

以佞巧廢黜一遵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遠論語遠惡夫佞者難任人任佞也友便

佞便辟巧媚善柔面柔諂諛佞倖取

媚苟容增皇甫巧媚與援故帝排眾論決任之反

以裴度為朋黨不內其盧杞奸邪李泌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請視便

液六帖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

疾輕重賀曰甘者則病不瘳今味苦辨其奸邪錄王

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諂佞

人部

諂佞

諂佞

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往弔明允祝公之五經埽地前

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以譏之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

注朱浚以萬拜得名朱浚每有割子白事必稱朱浚

萬拜覆時人進珠冠而拜侍郎愛妾張譚編韓侂胄有

謂之朱萬拜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

皆封郡夫人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

于侂胄侂胄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獻大筆而趨節度

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

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

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踏泣而稱臣翌日又獻

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

東節度副使張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又有一士

承業深惡之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又有一士

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他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

有難色士人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

意為強服遂得愈其青蠅何來同僚之色頓失又元

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積

詩歌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積歌詩百餘篇穆宗

問積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以積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

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

武衛衛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剪紙帖巾內史作

集于此同僚皆為失色衛自若剪紙帖巾內史作

高麗之舞又武后以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

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

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鳴雞吠犬侍郎學田舍之聲又韓侂胄嘗與賓客飲

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雞鳴犬吠耳俄聞犬吠

叢薄視之乃侍郎趨師弄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惡一朋黨附

原不悛相濟同惡相濟不可長不可掩惡不可

積不悛如火燎原如農去草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可掩如火燎原如農去草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人部

原不悛如火燎原如農去草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積不悛如火燎原如農去草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可掩如火燎原如農去草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

滅乎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小惡無傷 復惡已甚  
草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人之無良 民之多僻  
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復 樂禍 佗傷 內惡

聚慝 起穢 瘴惡瘴去也 自鼻 腥聞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坐於塗炭

孟 見如探湯語論 記碑 書竹天寶遺事盧象昇任

罪又書所犯刻石于其門時謂記惡碑 東 豺虎不

漢隗囂傳越楚之竹不足以其書其惡 逐鳥雀也 惡疾其

始 聞若已讐 穀梁曰君子惡惡疾其始 磬竹 決

波隋恭紀罄南山之波流惡難盡 不比不周 相求相合 周而

必窮黨使正不正 有讐言妄人無黨 不比不周 相求相合 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增 比匪 易 朋仇 書朋家作

減 南北部 四十年 漢桓時鄉人為之 誣曰天下規

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

各分朋黨更相 四聰 八達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

傾軋垂四十年 四聰 八達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

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 誕輩八人為八

達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

惡二 別黨附 增 惡如巷伯 聲於天下 柳文辯侵伐論 諱於君

親 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 蘊筋醢骨 抽舌探肝 史

侯 景 不去不止 去惡不去不止 無見無聞 秋目見

所 惡不如無見耳 同惡 求如市賈焉 元惡 融傳曰

聞 所惡不如無聞 同惡 求如市賈焉 元惡 融傳曰

聞 所惡不如無聞 同惡 求如市賈焉 元惡 融傳曰

聞 所惡不如無聞 同惡 求如市賈焉 元惡 融傳曰



招呼元惡 摘抉以揚 西漢孫寶傳欲摘抉以蔽美

而稱美而稱惡 增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 史記

黨同伐異共相標榜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東漢

牢石之黨 漢書佞倖傳石顯與牢梁五鹿充 興

捐之獄 西漢捐之傳賈捐之復短石顯楊興曰上信用

與興共為薦顯奏又自為薦興 王李之黨 順宗以王

秦石顯白之上迺與捐之獄 居舍人大抵叔 覲拊

文依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牛昭容轉相交結 盤結擅

之門 改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奔覲拊之門十纒

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曰向士大夫奔覲拊之門十纒

才進退由私門 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大非朝廷美事 皆有盛名 元東坡書樂毅論後云夏侯

目元以易之所謂深者而元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  
與神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  
不堪同傳 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熾凡可賊  
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  
之欲其効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  
與成大同傳耳卒 爭一不爭附

獄繁 律止 所以定分而止爭也 無恥 不爭而勝

先王懼 司龍爭 東觀漢記不

增虎鬪 龍爭 金吾賈復在

汝南部將殺人穎川捕得寇恂之于市復以為取過

曰昔相如屈于庶類者為國也乃勅盛具恂出迎于道

稱疾還 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恂以狀上聞上

無恥 在醜夷不爭 先王懼 司龍爭 東觀漢記不

為刑辟懼有爭心 司龍爭 東觀漢記不

汝南部將殺人穎川捕得寇恂之于市復以為取過

曰昔相如屈于庶類者為國也乃勅盛具恂出迎于道

稱疾還 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恂以狀上聞上

無恥 在醜夷不爭 先王懼 司龍爭 東觀漢記不

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側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  
兩虎安得私鬪史記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  
盜陳勝項梁起諸少年謂豪傑相立叛  
秦仲可效之越曰二龍方爭且待之也  
麻池上戲而傷甲梁之女早梁其處女爭桑于境  
恭怒而殺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于吳楚大爭  
石勒別傳勒微時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輕勒  
與爭瀝麻池共相  
狗鬪 烏鳴 風俗通俗說二人共  
打撲手有勝負相  
異器當共澡者祝曰人相愛狗相噬言狗鬪時酒之以  
水便自解也桓子新論余前為憂懼後  
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  
余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  
魏延舉刃 薛宣  
斷廉儀涕泣橫流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延或舉刃向儀  
臨淮有一人持一足緣到市欲賣道遇雨披戴後人求  
共庇蔭因與一頭雨雷當別因共爭各云我廉請府自  
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廉各與半後人濫  
受因前撮之廉主稱怨宣然後責之具服

清淨無競

喜愠不見

漢書伏湛世傳經學清淨無競  
東州號伏不鬪 衛玠字叔寶

常云人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不見喜愠之容

增卓茂解馬

相如引車

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  
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得亡者詣  
府送馬叩頭謝之紀纂淵海蕭相如位列廉頗右頗

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時稱病不與同列已而  
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獨畏將軍哉顧泰不敢加兵者以

吾兩人也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矣 陳重市袴 不疑

買金 又陳重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  
歸寧者歸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  
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為同舍  
金償後告歸者來歸一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又曹萌  
金而前亡金者大慚 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又曹萌  
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  
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慚送所認豕謝萌笑而

人部

受之 又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  
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  
幸勞見歸何謝為

爭二 不爭附

**原** 事末 范蠡曰爭者 人患 爭奪相殺 違言 鄭息有

惡聲 反一至必 錐刀 錐刀之末 血氣 晏子曰凡有

心爭 嘖有煩言 狠無求勝 情因利動 忿則爭興

讓為義所 爭乃患先 憑貪憚以肆心 恃強暴

而逞力 擅爭帝 列子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

年 韓子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曰吾與堯同年一

不爭善勝 善勝不爭而 自勝 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

原

利 讓義也 致讓 法爭 柔勝剛 弱勝彊 讓為

禮出 爭為禍門 強在守柔 勝由不競 禮無求

勝 道貴不爭 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其身

增 由是無爭 會稽典錄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

器由是多置盆 不復相鬪 東觀漢記管寧所居屯落會

相鬪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 觀其形勢 嵇康太師

汲以待之各自責不復相鬪 退思戒辭 郭璞曰若會

酒坐見人爭語觀其形勢似欲 退思戒辭 郭璞曰若會

轉盛便當捨去此鬪之兆也 退思戒辭 郭璞曰若會

喬也吾作卦得大壯之夫語之云慎勿與許姓者共事

田作也殷還家先與許姓共田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

欲撞之喬退思戒 辭謹謝乃得休 詬罵一 詐辯附

詬罵一 詐辯附

詬罵一 詐辯附

詬罵一 詐辯附

詬罵一 詐辯附

詬罵一 詐辯附

詬罵一 詐辯附

原惡聲

善詈

莊子惡聲隨之

語侵

言悖

灌夫以

出亦悖而入

福心

增詈大臣

似婦女

韋雲起為大理

卿善果奏雲起

詈大臣毀朝政

不情貶司直

又高仙芝代靈

詈為四鎮節度

護程千里等皆嘗

譖仙芝於靈

詈者既視事呼

千里嫚罵曰公面

雖男兒而心似

婦女何邪

餘詈

人都不憾

劉子翼常面折僚友短人無餘詈

詈辯棠舍

王庭

甘棠伯所舍聽訟之所

歸思

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魏志歸思之意有所不

盡更來詣府自

是少有詞訟

逢怒

詈罵二詈辯附

慢罵

怨詈

詈

毀瓶詈之

備孫蒯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

而罵

冉堅射陳武子

增詈汝

百

嫚罵光弼

唐書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以五十騎

大罵仁義

五代史安仁義出戰望見仁義大罵州常

原

詈辯

膚詈

州刺史李義出戰望見仁義大罵州常

擲

褫錫

受錫榮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

也

天與水違行訟則君子以

不克

作事謀始

注則無訟

速獄

執競

訟室

必見塞而懼中道而止乃吉也

契由不明

質厥成

受我辭

辭

合要舉契

左傳晉使王叔與伯魚合

人部

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就直助彊

人謂兩齋禁訟周禮以兩萬錢移書薛宣字貢君  
辭例不滿萬錢不為移辨而不德於我退而無  
書後皆道薛宣之故事太丘長人有發言盈庭煩言對  
簿

簿

讒謗一

原青蠅 貝錦 詩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掩鼻擬  
蜂 鄭袖之計尹吉 鑠金 投杼 衆口鑠金積毀銷  
母投杼曾 萋菲 浸潤 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  
參之謂受之懃不行 增 搖脣 鼓舌 莊子盜跖篇不  
焉可謂明也已矣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  
擅生是非 腹誹 心謗 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

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  
為令衆莫不知每一出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  
為也王怒而疏平 又趙王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  
用于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歸報  
王曰廉將軍雖老而善飯然與臣坐頃之已三遺矢矣  
趙王以為 衆女妒 羣兒愚 古詩二桃殺三士詭假  
老遂不召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 衆口鑠金 三  
花竟春芳 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衆口鑠金 三  
言成虎 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衆口鑠金 三  
信之乎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信之  
乎曰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遠于市議臣者 過三人願王察之

部 宋苓 刺讒也晉獻 采葛 懼讒 蝎 謂國中起  
部 宋苓 刺讒也晉獻 采葛 懼讒 蝎 謂國中起

部 宋苓 刺讒也晉獻 采葛 懼讒 蝎 謂國中起

媒孽短其世亂勝主蠹史讒臣在中胥動以浮動

言乃止極子常殺費無可畏人亦之多言胡得為人言

胡得背憎背憎背憎內讒狐突謂申生曰雖弘多隱

弘多魯並進並進以速官孔甘盜言亂階為

亂階為流言聞流言敗言為屏耳目無

極楚之讒人也屏楚投豺虎取彼譖人中山之謗漢書

王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去以人毀史記上

史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也去以人毀史記上

從南方歸載意以及援死得罪人去以人毀史記上

至無所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屏去以人毀史記上

人毀去臣云云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召君去以人毀史記上

自危讒以自危子常囊瓦字一執朴分謗左傳宋築

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

也罕聞之親執朴以行藥者扶其不勉者乃止傳言子

罕能分狗囚分謗則已斬矣卻子使速以狗曰吾以

謗也讒說殄行君子之行偽言惑志緝緝翩翩

謀欲捷捷幡幡服讒蒐慝厚誣靖譖

掩謗興謗小人在側君子信讒惑蠱君臣

交亂謗國驕人好好吠夫信信巧言如簧

讒諛得志小人在位讒口囂囂君子退身憂心

悄增建德信讒唐書曰寶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

實臨死大聲呼曰我無罪王唐次辨謗彙苑寶參數

何信讒言自列左右手乎唐次辨謗彙苑寶參數

敗宗論卑羅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

賢士羅殘毀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  
寤者因采集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  
宗貞觀二十三年帝疾甚翌日與褚遂良曰我有  
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  
願知也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謗卿者欲知之  
臣之幸也謗者白壁眾求瑕素絲易成汚物詩  
乃不願知也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  
彙苑楊文億公為執政者所忌周公大聖而四國流  
言事者攻之不已公謝啓云云

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  
公興飄風之刺紀纂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

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答婦翁劉賓客傷讒論

黜辱一

原食莖豆在泥塗范睢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

物辱無撓辭唐書有假驢夫於盧程者帖與唐府給

案莊事視圜罵曰誚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擎據

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

朝物敢辱子九卿趣令自盡唐紀蔡廷玉勸朱泚入

曰汝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

黜辱二

原出胯下韓信被淮陰少年辱盟城下城下之盟

激之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詣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

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齊窮困斬之左傳宋

不使言之儀達方知曰為我謝蘇君

人部

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我敬子今子魯  
 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愧曰靳  
**大辱** 辱莫多辱則多辱 廷辱 恥辱 **增** 貽駭省  
 吏唐書令狐綯薦裴坦為知制誥而裴休堅持不可坦  
 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  
 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出省吏貽駭以  
 為唐與無有此 **凌辱行周** 五代史杜重威反于魏高  
 辱人為坦羞之 **周為都部署以討之** 以慕容彥超為副  
 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為副彥超數以事凌  
 辱周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為副彥超數以事凌

威虐一

**原播毒** 雁凶 書播戎毒于遠邇注 俗弊 政荒 暴  
 刑肅俗弊 雁凶 戎大也 雁其凶害 史記呂太后斷  
 民散 雁凶 戎大也 雁其凶害 史記呂太后斷  
 云石虎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首示

思縮吞膽

無敵 莊子盜跖 五年徒 三升艾 宋書宋越御眾  
 膽人肝而舖之 盜跖膾肝 通鑑趙思縮好以酒吞人  
 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  
 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炙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威虐二

**原糾暴** 刑糾暴 報虐 言誅其虐 土芥 唯戮是  
 芥為土 塗炭 靈生 滅德 威作 依勢 威作 疢國 忍人 賊  
 賢人 樂殺 是樂 暴內 刑也 中 北風 刺虐也 注衛  
 猛虎 於虎 殘害 爾百姓 敷虐 敷虐 於 戮不  
 辜 庶戮之 尅厥愛 威 暴政 淫刑 結怨於人



將戕於子 謂暴無傷 其虐滋甚 剝喪元良 賊

虐諫輔 殺戮無辜 亂罰無罪 怨毒之氣 懊烈

之聲 虐使其民 **增**用法益刻 通鑑張湯趙禹共定

任勢立威 又翟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任 焚炙忠

良 劓剔孕婦 斫脛剖心 書 剝面鑿眼 吳志孫皓

鑿人之眼 妖訛一 人所忌 國有恐人之所

**原**亂常 辨惑 速戾納邪 知防執禁 人所忌 國有恐人之所

以取之 國時有 皆徒母鬼 金頭王 五行志咸通

都說言有狻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

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燄民益恐思 彙苑李匡威留深

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 牲牢受

難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 始立生祠刺香

獻 蛇虎導軍 彙苑董昌託神以詭眾為肺臍冕而坐妻

勝侍列帳百倡鼓吹于前屬兵列護于門所屬州縣為

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嘯且汗皆受

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心醉 又薛季昶擢給事中夏

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

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

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妖訛二

**原**造言之刑 亂民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

造作訛言惑眾也亂民亂 譎張為幻 譎張作詐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妖由人興 人無譽焉妖不自

惑於人 言經營 妖由人興 人無譽焉妖不自

誰執 動以浮言 言恐沉於眾 眾寧不惑 執左道

人部

妖訛

妖訛

以亂政左道假鬼神以疑眾時日卜筮惑蠱虛

詭驚俗變風他能自咎无妄憑虛宜

導國禁俾無世迷崇飾訛言肆行幻術去邪

勿疑除惡務本既叶前言則非左道姦之大

者法可逃乎行非正法思豈無邪不得中行

寧非左道政先去惑人貴知常思匪無邪

動必有悔謀則不臧言非無罪辭雖徵於捕影

罪難逭於麗刑苟於眾而可疑雖非妖而必禁

左道雖則非妖於人且為無益偽言難信何必

徵辭聾俗易驚宜所知禁去邪除惡宜絕本根

作偽飾辭勿聽枝葉增妄言惑眾彙苑崔義元遷發

子陳頌貞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

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肩妄言頌貞自天還化為男

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訛言與兵又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

咒詛一

**原**有損何益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

豈勝億兆人之詛者鄭莊公使卒出

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口咒一國詛厥口咒詛言怨上也詛爾

咒我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范文子使祝宗祈死

曰愛我者惟咒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也福

咒詛二

人部

崇監類函卷三十一

原夫婦皆詛傳 億兆之詛上見

叛亂一

原從凶 聞穢惠迪吉從逆凶

戎毒 大慙注戎大

渠魁 巨猾賊帥 吠堯 干國史記夫路之

稱亂 阻兵阻稱舉也 阻兵安忍

叛亂二

原無君有無君 不臣臣而 逸德天吏逸德 反德

不令之臣天類善也 神之所惡神之所惡 一諸侯之亂虞有

自底自底不類 禍心禍心 亂心 天下所惡

不令之臣天類善也 神之所惡神之所惡 一諸侯之亂虞有

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

帥天常天常以亂 基間王室基毒 剥亂天下 反易天

明 侵敗王略不臣 侵弄凶器 毒痛生民 毒流

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聞

覺 姦臣竊命

寇賊一 剪伐 劫質附

原聚萑蒲 好草竊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蒲之澤子

名娥 號米後漢黃巾賊亦名娥賊

蜂蠆 鼠狗鼠狗之毒 黃巾 綠

增白騎 赭衣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

林名並賊 人部

山無賴難當好賊上將

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

為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使兵以殺人

駭雉伏齊南繚荆鄧北亘衛滑皆虜駭雉伏至千里

無舍原剪伐污官封觀禮曰臣弑君子弑父凡在

既其宮而瀦焉有常無赦仗威用重仗黃鉞之威

惟氣吞逆賊增躬詣賊營道無寇跡廣陵賊朱何

因事中之綱單車躬詣賊營賊見網誠信皆降焉

苑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掠行人仁會

發騎捕格悉以平之由是城門夜開而道無寇跡矣

原劫質執大將劫少子戰魏夏侯惇字元讓與呂布

以寶貨博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遂誦惇所叱持劫者曰  
汝執劫大將復望生邪吾受詔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  
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名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怖斬之惇亦免後漢喬元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  
醫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  
登樓求貨元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瞑目  
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  
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  
絕

寇賊二 剪伐 要君 劫質 附

原攻劫書寇賊姦宄注攻寇攘書凡人自得罪寇攘

奪也言殺完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郡中怪問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叩自新自改行

白頭賊何為隨破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赤

眉賊 薦食上國 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探丸長安 漢書尹賞

字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

薄暮 壯朱暉志 後漢書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

剽劫 壯朱暉志 拔劍向前曰財物可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

今日朱暉死無避 還戴封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

賊壯其志遂捨之 劫奪唯餘七緜賊不知

賢人以與之賊曰 狂於姦宄 罔不寇賊 書 鴟義

姦宄 敘攘矯虔 彊者脅弱 眾者暴寡 在外為

姦 人多相掠 毒卉文選喻 致寇 易負且乘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賈誼過 白波起兵 黃巾餘黨

河西白波谷 黃巢僭號 通鑑黃巢募眾數千以應王

因號白波賊 黃巢僭號 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天下

震動即僭位號取廣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追巢敗之

父老請獲麥 家語宓子賤為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

不耕者得獲是 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獲子賤不聽曰若使

使民樂有寇也 赤子盜弄兵 盜舉蠶遂為太守對曰

海瀕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身 剪伐帝壯其志 唐

江湘邀賊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崔鉉聞之大募兵屯

賊避其鋒 景苑崔光遠為京兆尹會賊黨剽略涇陽推

賊醉不能敵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 自記平賊 唐書

州裴肅為浙東觀察使羣賊為亂陷州縣肅引 奉詔

討賊又德宗初湖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 州縣不可制詔

州兵破擒之自記平賊 且言奉詔討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

之帝曰善 克殄大盜 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

廟朝安復 盡得所亡 彙苑張萬福攝舒廬壽三州

盜 練使時送租賦至穎為盜

盜賊

盜賊

盜賊

盜賊

盜賊

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  
 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通每戰必持重亦有小勝 崔暹追躡  
 屈突通使兵鄂常苦兵盜賊顯行即修治  
 觀仗馳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平 干誅  
 致誅致天式過 能辦敏請禕圍暴竟日  
 無倦敏曰試君 無遺育 無遺育無顛越不恭則殄滅之  
 耳必能辨賊 必自斃 義必自斃 殲渠魁 書殲厥渠魁  
 注種類也 必自斃 義必自斃 殲渠魁 書殲厥渠魁  
 生種類也 必自斃 義必自斃 殲渠魁 書殲厥渠魁  
 染汚俗咸與惟新 誅盈貫 天命誅之 過亂略 誅  
 暴征義和之辭 取凶殘 凶殘 災厥身 以災於 延平人 尤  
 過亂略 取凶殘 凶殘 災厥身 以災於 延平人 尤  
 言延及平善之人 無使滋蔓 蔓難 無俾易種 詳  
 乘王怒 行天罰 咎既自貽 罪亦盈貫 棄屍京

觀 懸首藁街 敢逃刑命 肆諸市朝 將出凶於  
 梟獍 宜致伐於鯨鯢 無縱滋蔓之草 以奔漏網  
 之鯨 既不化於皇風 宜致誅於赤族 既包無君  
 之心 難赦不蔽之罪 當正無赦之刑 以懲莫大  
 之罪 庶自及於迷途 難加誅於比屋 宜絕惡於  
 根本 難聽辭於枝葉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  
 商奄而周道著 要君求後於魯 子曰臧文仲以防求  
 君吾不信也 投璧於河 左傳子犯投璧於河文公曰  
 以防邑要君 又君子謂宋華 違君 子曰事君三違而  
 冰 無君 督有無君之心 違君 子曰事君三違而  
 不要君吾 劫質出母示苞 後漢書趙苞字威豪為遼  
 不信也 劫質出母示苞 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

到為鮮卑寇鈔劫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謂  
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不得羣賊而私思毀而忠節母  
又曰昔王陵云爾其以飴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殯  
葬靈帝策第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  
孝將何面目立天使書報彤漢書彤字偉君從征  
下遂殿血而死使書報彤漢書彤字偉君從征  
形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彤漢書彤字偉君從征  
滅族彤泣報白事君不得顧家會郎敗家屬得免  
執忠妻子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  
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  
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家執奮妻子後漢書孔奮字君魚為武都丞賊  
屬亦全執奮妻子魏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  
子奮五十惟有二子終不願遂一執宿衛臣漢書趙廣  
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  
愕出戶叩頭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竊盜 疑枉 賞用 捕捉 犇伏 掩藏(附)

**盜有道 殺無罪** 盜亦有道也 詎曰妄意室中之藏

習也均分仁也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

罪 **憎主人 待暴客** 擊以主人重門 **相翔** 多

有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

充斥 公行 盜賊公行 **增** 作詩贈賊 以信待人 詩

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

也其豪首曰若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

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

知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賊喜曰確言

也 曩苑呂元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答曰

吾以信待人元膺釋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盜感愧悉避

去 境 疑枉 盜壁 疑金 服 相 直 不 疑 為 郎 同 舍 郎 失

人部 疑盜 竊盜

金意不疑盜金不疑買金 拾塵 持綉 顏回炊有始  
償之後知非亡金者大慙 陳重景公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  
乃拾之孔子疑之 不申說市綉還之 後歸者持綉還主  
事乃去主疑重終不疑 宋人疑 疑問 史宋人有天然不處  
顯然 君子防 宋人疑 疑問 史宋人有天然不處  
其子曰不能築將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 賞用賞不  
後果大失財物其子乃疑鄰人父盜之 不竊 戴若思  
竊 與定交 子曰苟子行與陸機謂曰船裝甚盛揮其  
徒掠之登岸據胡林坐指綉謝罪機遂與定交 捕  
此何作劫邪若思流涕投綉謝罪機遂與定交 捕  
捉赭衣 綵緹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  
首長乃以赭衣小長數人賞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卿為朝歌長賊數千屯聚遺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  
以綵緹其緹為 鳴鼓 察眉 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  
識有出市者輒擒 鳴鼓 察眉 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  
子曰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一遺文 越逐 誤收

臣妾逋逃勿敢越 晉周訪字士達時有訪同姓名  
者罪當死吏誤收訪 奮擊收者數千人皆走而歸于  
帝帝不 盡執 先知 注擒姦追亡 焦顛字延壽補  
小黃門以伺候先 緩追 竭作 穀梁傳緩追逸賊  
知姦罪盜不得發 伏隱 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  
也 行 犇伏逃犇 伏隱 盜奔於秦 傳盜賊伏隱  
不為 無有 巧使民不為盜 絕 掩藏 沈命 變名  
漢王温舒等酷虐而人輕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沈命皆  
藏匿命逃亡也 晉高陽子睦招誘逋亡變姓名者七  
百餘戶貶 隱死 藏亡 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衣  
為縣侯 隱死 藏亡 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衣  
時藏亡匿死 吏不敢到門

**原** 竊財 猶謂之盜 竊賄 盜為 小人勇 小人有勇而  
人部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小人約小人貧斯約揭篋擔囊莊子將為揭篋探囊

則必攝則必攝則負則負則齊則齊則善則善則為則為則盜則盜則向則向則大則大則富則富則宋則宋則向則向則大則大則貧則貧則請則請則其則其則術則術則國則國則氏則氏則曰則曰則吾則吾

穿宇穿宇善為善為盜向盜向無不無不探取探取俄而已俄而已獲賊獲賊罪沒罪沒先人之先人之產

竊藏竊藏以逃以逃須傳須傳晉侯晉侯以之以之豎頭豎頭入界入界不殺不殺曹褒曹褒為圍為圍令

他盜他盜五入五入國界國界捕之捕之太守太守馬嚴馬嚴促殺促殺之褒之褒曰絕曰絕人命

遂免遂免外盜外盜吾盜吾盜藏武藏武仲謂仲謂季孫季孫曰召曰召外外大盜大盜小盜

子莊子莊貪冒貪冒之人之人穿窬穿窬之盜之盜將寘將寘既貪既貪財以財以肆心

乃行險乃行險以真念以真念蓄行險蓄行險之心之心窮斯濫矣窮斯濫矣遇慢藏之

禍獲則取之禍獲則取之慢藏誨盜慢藏誨盜草竊為奸草竊為奸彙苑彙苑殷人殷人好草竊言

草野草野為奸為奸盜盜不進盜不進又時有盜夜劫竇建德之家建德

敢進請其死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殺三人餘盜不

也也其門曰昔杭城有一至其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

獄卒某處理有金寶若干卒如其言果獲遂將金市酒

肉與之酬飲語之曰夕夕少寬昏時與子出獄五鼓便

歸決不相累卒聞言愕然但受其贓不當阻也只得寬

縱之遂踰牆而出編賊復被盜其門各書曰我來也至

以聞刺史曰我來也尚知何將此賊之智之狡也遂加

伏不閉戶伏不閉戶閉注謂無盜也閉注謂無盜也不拾遺不拾遺路不拾遺路不拾遺崔

蒲久靜蒲久靜桴鼓不鳴桴鼓不鳴四封而詰四封而詰十里以違十里以違不歸

死於司敗死於司敗宜勿佚於追胥宜勿佚於追胥頃因魯賞庶其暫成充

斥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掩藏淵藪

囊橐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反同族劉調等通為囊橐注容止盜賊若囊橐盛

物二抵後漢書張儉逃亡抵孔融兄褒褒不在融

賴用賴毀則為賊掩盜為藏荒閱文王之法有亡荒

亡逃罪無留傳云盜有所惠姦疾隱賊少暉氏

子掩義隱賊隱匿惡也

好行凶惡竄身四封詰季孫謂藏武仲曰我有

與盜同罪竄身四封詰季孫謂藏武仲曰我有

取地傳庇其賊人摘伏舍隱布濟難長寇私

匿獲全甲非歸死乙則保奸惡既相濟罪

亦惟均入懷之鳥漏網之鯨救難雖容於投足

疾惡終昧於剛腸李布獲全於朱家元節匿死

於孔氏窮猿奔林遇者則止走鹿赴陰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匿乃姦回則非嫉惡疑枉

妄意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猜禍名猜禍吏與從

事注吏好猜疑厚誣薄訴狗盜狐疑瓜李

可疑溜澗難別似是而非研覈是非賞用取

盜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賞盜左傳邾庶其以漆

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

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其次卓隸與馬其小者衣

人部

竊盜

竊盜

竊盜

竊盜

裳劍帶是賞盜也 遺布二疋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其家伏  
 而去之其或難焉 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成梁上君子是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  
 貧耳遺布二疋 遺布一端 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  
 疋而遺之 方知烈聞遺布一端以待主乃盜牛者 請敦理道  
 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無啓倖門 既捨而罪 乃升諸公 唯善所在 雖  
 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棄瑕錄用 補過  
 責功 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 寇所由興 法不可  
 禁 若容已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者如可  
 舉 為善者無乃疑 所宜權以救世 不可垂以訓  
 人 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一聞仲弓之誠

子亦既自新 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 見小善而  
 必求才難苟得 踰大防而不禁敝將若何 人之縱  
 欲大為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  
 夜動始見穿窬之心 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  
 捉設三科 後漢書虞詡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為上殺人  
 令劫掠以 偷盜為次 不事家業為下 恕其罪使入賊誘  
 伏兵待之 比三輔者 願此三輔尤異以勸善上許之  
 發主名 又張敞為刺史以耳目 怒殺盜 後漢書張  
 吏有殺盜者 酬按之 以為長吏受賊從 如追逃 逐寇  
 不至死而盜徒皆饑寒何窮其法乎 把重罪 王溫舒為  
 比追胥 逐寇也 胥司捕寇者 延耆老致  
 敢往吏把其陰重罪而縱 執有罪 執其罪 延耆老致  
 使督盜 即有迴避夷之 竊盜

寇定襄大姓殺吏拜班伯為太守乃延耆老曰為供具  
捕旬日首豪懷恩醉酒具言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  
盡得之

雜盜一

原東陽 西部 國語子木曰資東陽之盜使殺極舉也  
傳藥盈過周之西鄙掠之注云劫財

物 狐裘 駿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  
白裘獻秦后遂免難 秦穆公有駿

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 祝柳 恭禾 侃字  
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羶盜酒飲 柳種于已門侃見

士行為荆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柳種于已門侃見  
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

者恭見恐其愧遂伏草中盜去乃起去 讓竊馬  
增

證攘羊 竊遂送馬謝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豈宜盜  
孔嵩被竊馬賊自讓曰孔嵩善士豈宜盜

光火 盜葱 馬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  
人家書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

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請罪 彙苑張允濟仕隋為武陽  
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選舍脫有盜當  
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名十里  
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原斫樹 邑人愧而歸喬諭夕邑人所其樹人告喬佯不聞  
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斫其樹人告喬佯不聞

何愧 刈稻 見而避之去后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  
孫畧字文度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畧

敢有 踰垣 垣無敢竊馬牛 登厨 語林曰王子敬臥  
垣書無敢竊馬牛 登厨 語林曰王子敬臥

犯動 偷復登厨子敬曰偷兒 池魚 世說王承為東海  
垣書無敢竊馬牛 登厨 語林曰王子敬臥

承曰 文王之囿與眾共 園瓜 桑虞字子深以至於孝稱  
文王之囿與眾共 園瓜 桑虞字子深以至於孝稱

之池 魚何足惜乃釋之 園瓜 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  
魚何足惜乃釋之 園瓜 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

瓜出 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 不死藥  
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 不死藥

姪娥 竊弄不死藥 強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為武庫卒  
竊弄不死藥 強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為武庫卒

食之 飛入月中 強弩絃 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  
飛入月中 強弩絃 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

人部 附監類編卷三百十五 雜盜 天

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門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  
兵也弩禁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  
曰雖輓弩異處不得終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不入與無錢同律曰此邊鄙一呼俱殞晉蔡裔聲如雷震有二盜  
兵所賊直百錢者當坐棄市一呼俱殞  
入其室齋撫牀百錢當坐上詳揭賈入司兵司厲掌  
一呼二盜俱殞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揭賈入司兵盜賊之  
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一失布由令尹楚江乙母失  
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 釋教

釋教一

**增**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  
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國中圖畫形像焉 **增**又曰初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

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  
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  
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  
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  
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  
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  
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  
禮 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 又

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  
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  
者將來勝因豈可惜本勤末置近效遠也時帝大弘釋  
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  
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  
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蠹俗傷法  
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  
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  
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  
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

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  
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  
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  
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  
盡敬詔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  
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通鑑隋紀曰  
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 唐書曰傅奕上  
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  
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  
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

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  
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  
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  
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  
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為  
妄以利人為急使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  
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  
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  
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  
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

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  
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  
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  
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  
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  
說聞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  
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

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  
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  
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  
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  
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  
扶持以化成天下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  
歲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  
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  
是也因以為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  
則孰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



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  
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  
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  
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  
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  
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  
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  
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勦除  
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

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 遼史  
云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理延  
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  
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原**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  
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增**晉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  
女通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  
勿取臭泥 **原**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  
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

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刺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

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

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萬四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稱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與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燦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

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增** 涅槃經云降維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

波羅奈即鹿野苑之

境號最初說四諦處也

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

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

在鹿野苑中為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雞園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雞頭

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

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衆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四方俱破於羣翳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濺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從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圖剥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以杖鞭

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 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不願開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釋教三

**原慧劍**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法結**

**社**

**構園**

遠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梁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遊匡

**山**

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

**贖罪**

**梁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謙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法教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謙以助伊蒲饌注桑門之盛饌也

**同泰**

寺為奴朝延共斂珍積之有事佛精舍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菩薩

**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度門**

**慧業**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

**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

**法之要誘掖浮生**

**增見性**

**忘心**

要覽云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

之趨也達磨觀此土機緣緊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相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也

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

但自忘心同于

**真如**

**大覺**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法界便得自在

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

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云心會真如不讀經真如謂禪理也

覺聲聞覺三乘覺善

薩覺佛覺山堂肆考

**超九劫**

**消三幡**

初學記云始出四門終超

釋教部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釋教

九

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漸愧門努力門迴向門  
 文選云消一無于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  
 于無也三幡色一無量心不住法慈悲喜捨是四  
 也空二也觀三也蓋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  
 等是捨相全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禪枝心樹  
 安昌寺碑禪枝宿眾鳥佛教若生心樹願結因芽毒龍  
 寺詩禪枝宿眾鳥佛詩毒龍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狂象 愛馬心猿皆佛家所有事也 藝文云三催祛  
 愛馬六念靜心猿忍草靈花 心香意葉唐詩晨行  
 佛言除慾累也佛言牕 意樹 心蓮唐詩云意樹發空  
 寄意葉室度心香意樹 心蓮花心蓮吐輕馥  
 愛河 慾網山堂考佛言善 覺路 迷川以佛經  
 余為繩以界入道故李白歸山寄孟  
 浩然詩云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釋教四

**原** 五翳 五淨翳日月為煙雲塵霧 象法之教 報  
 應之緣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龍過焉者山  
 天人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後漢書曰  
 佛道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者皆有  
 報應故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者皆有  
 練而不已以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大雨之潤 慈雲  
 之蔭大雨潤眾生 如來慈 苦空 貪著 煩惱  
 解脫 道濟真俗 理苞聖愚 開悟愚蒙 拯濟沈  
 溺 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增離相王氏彙苑如來  
 所謂解脫相離相 慈室法華經慈悲為室 彼岸梵  
 滅相終歸于空 慈室和柔忍辱為度 彼岸梵  
 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彼岸也  
 釋教部 增益頁內卷三十一 釋教

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  
 生八萬四千法門迭為用也  
 宿命五神三緣古禪師語錄一為了自己身輪迴生  
 足六漏盡死二為給降三實三為六道四生皆  
 為解脫心傳燈錄云觀四微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  
 然後謂清淨者即清淨以味清淨  
 之解脫清淨者即清淨以觀空  
 旨神妙權德輿云神妙  
 生篇無生篇釋典也文選  
 鄉試將有漏軀三塗六道  
 聊作無生觀  
 憇門中尸道地塗界三曰貪慾門下尸道天塗界二曰憂  
 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傅奕曰  
 偽三塗亦曰三惡  
 道三塗亦曰三惡  
 命明漏盡明六入為眼入色耳入  
 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釋教五

**原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  
 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  
 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  
 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  
 闡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  
 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  
 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  
 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遙垌逶迤似  
 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

釋教

開監類函卷三十一

釋教

二

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  
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  
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  
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己極  
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闍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  
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  
元又元 又夢詩曰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  
分淨美惡相戲弄出家為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  
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  
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

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  
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  
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  
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  
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  
息起米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  
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  
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鈎非關顧  
兔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



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  
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  
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  
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  
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  
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晝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  
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  
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  
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

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  
共蕩四生冤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  
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  
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  
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辯洞鑒  
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辨垂帶

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惟  
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敬西  
觀緹幔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  
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嘷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  
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逞 東齋聽講詩曰庶茲祛八  
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六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餐甘露旨  
方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

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  
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巖更雷聲芳  
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  
轡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  
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絕言象端異  
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  
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  
衢道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

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  
 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  
 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王田停鑿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  
 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劔儼將旋 劉孝儀和昭明  
 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  
 遊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燦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

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  
 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  
 輩龍鵠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  
 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為臺空  
 心論物性真氣辨仙才 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  
 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  
 道玉柄即談空喻棧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

釋教部

州監頌名卷三百十六

釋教

十五

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惑遣真  
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  
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葱願隨方便力長冀釋  
塵籠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暫詣高僧話  
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確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鵲衣  
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躕 耿漳詣順公問  
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拄持後能逃生  
死中秋苔經古徑薜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  
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前蹤剗腦剗身  
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粟顆小來兼可隱鍼鋒蚌胎未滿

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  
一橫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  
秦名齊七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護講龍來遠  
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賈島內道場  
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閑同像寂晝  
定為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  
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棲白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掩雙扉杉逕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潮起歸思滿窻  
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 宋徐璣宿寺詩曰古

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原頌**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  
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  
海難沂參珉見璧辯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  
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  
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驪匪躡銅錯徒鑄惑端風  
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  
逕閒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永冥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  
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為之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  
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  
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  
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  
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  
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  
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  
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  
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已篤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  
草靡 又元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愜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  
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  
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睿塗菌藹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栽地闕  
法王利見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扃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  
牢落榛莽丘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  
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倚與上士  
道場真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復岫縈樓攢峰  
跨闕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欄溪留夏雪澗咽秋湍  
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輝歸心翠袞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  
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  
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  
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剎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  
簷窈窕有隋紊曆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

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  
隣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廡  
風雲對雷鐸運星衢璫懸月竇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  
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  
雁舉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  
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原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  
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  
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  
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

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  
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  
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  
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  
縈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  
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  
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  
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

生

**贊**

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今天一極往

無由今來不得解脫願今慈悲力五色繡今黃金飾澄  
氛昏今圓相開湛水月今蓮花臺慈眼睭今獷心迴死  
別離今生歸來海為田今劫為灰身念念今無窮哉

**原**

銘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紐陽之銅圖藥鑄鑄刻

獸鐫蟲聲飛雪裏韻切脣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  
鷲嶺夜動龍宮莫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  
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鎔刻藥上雕  
鐫聲齊法鼓響逸鳴鍵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填  
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

釋教部

開監頌卷三百六

釋教

年



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周庾信陝州  
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  
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祇夜南  
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  
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鷗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  
臨砥柱東背輾轅河鳴陽破山嚮蘇門翔禽歌嘯流澗  
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  
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襲莒有雨圍原  
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  
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碑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  
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  
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彞倫者必  
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旣辨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  
在茲乎然爰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  
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  
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  
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

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室憑五行之軼  
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  
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  
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覺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  
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  
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顏綱俱維絕紐蔭法雲于真際  
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  
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漢晉兩明並勒  
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  
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  
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以為宅生者  
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

法鏡類卷三十一  
中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覲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  
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  
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  
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猿椽毀而莫構可爲長  
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

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  
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  
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  
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  
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篋悲同棄井因百姓之  
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飛閣透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矚九衢之  
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實相  
永藉闕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  
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  
遠而名劬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原**梁元帝  
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  
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  
鈎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  
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鸚逐兔詎  
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餐鸚鵡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  
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林之鷲更  
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革之宴 陳徐陵長干

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  
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  
空深入於無為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  
皆為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  
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纔居  
地轉咸憩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  
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况復安居  
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  
甒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  
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

輩之類高廩我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  
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  
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溫和尚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  
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粱永無饑乏加以五  
鹽具足七菜芳軟麩類天廚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  
未逢糜饌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暘  
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唐**

王勃益州縣竹縣武都

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  
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岳五城  
韜海接崑閩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

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  
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  
金榜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驚直訪銀宮  
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  
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  
籍於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  
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  
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滌崩  
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  
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

極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閭閻當四會之  
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縣磈錦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  
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臯  
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  
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  
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  
其覆没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囂紫宸  
灰照皇階即敘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  
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  
軒階具美功窮望禋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

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  
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况乎山  
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千躔次王舍城之宮闕  
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  
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  
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  
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複雷而  
悽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  
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  
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

剎若乃尋曲拂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  
臨絕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  
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  
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  
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  
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  
閣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竹  
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  
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  
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

證窮象載於初髻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  
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  
願大拯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  
所被白馬盡於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潘冢虔誠樂  
土懋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  
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座  
龕龕忉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  
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  
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  
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泊乎坐

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颯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  
巖枝泣血磻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礪  
山杖劔縮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  
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綏丹  
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  
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劔鏑直照霄襟楚澤珪璋潛周  
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  
縣仁徽可被闔鏡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楫愛河昭暢無生之  
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藪

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

**原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  
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  
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單聘周管竿尼且所謂窺  
七澤而狹潢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  
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  
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岷惜乎祇園  
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宜遊十地擁

釋教部

洪鍾卷三百十六

釋教



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且爽隨方  
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齋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  
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  
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  
通身升淨土高排閻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

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  
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  
魯祠現璧固以推茲孝感而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  
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  
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  
封篋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  
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瞻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靉靄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

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篋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  
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忤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祈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  
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兩折木  
蓋鱗間羅散翻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  
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此蔑如

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  
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為八喜之  
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  
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劔比  
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  
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  
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  
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  
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  
摩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

其後業陸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  
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  
理俱存

**原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  
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  
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  
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增**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  
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  
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  
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  
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  
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  
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  
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

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  
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  
王之道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  
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  
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  
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  
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  
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  
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  
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  
齋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  
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  
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以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  
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  
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

惶誠恐

**原序**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  
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人  
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詩  
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  
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沈約內典  
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  
窺自並識同禩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  
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鶩人壽廳遷以寸陰之短晷  
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旣

釋教部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

釋教

卷

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剎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苞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褒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栖心妙典伏膺宜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釋教部** 唐太宗御

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知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疑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

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贊有元梵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出隻千古而無

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凌遲栖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閱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真教于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津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

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  
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  
得泣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  
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  
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  
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  
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原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  
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

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熱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  
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  
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  
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原**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  
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  
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  
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 **增**白傳集云  
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



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達摩

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丘曇謨精義  
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  
經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  
中土見而禮之稱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  
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為胡書寫傳西  
域沙門皆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  
乘經為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為半字義未  
圓故云半字 正言跋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  
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  
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

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天壽記 清異錄云沙門愛英  
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  
卷維小佛口所說

經二

晉書云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  
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  
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  
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  
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  
羅什所譯興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起

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  
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為中書令善談玄駕幸莊嚴  
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遷  
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為青冀二州刺史而不得志嘗  
閉閣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  
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  
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  
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  
梁蕭譽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為謗經如周  
跋踏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  
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  
是譽為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  
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不獲  
一鱗 北史續高僧報應記曰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  
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  
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  
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  
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問丞相高歡

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  
 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  
 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  
 殿前獨宥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華嚴  
 經令僧般若三藏與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于崇佛寺  
 翻譯共成四十卷 又云貞觀十年沙門元奘法師至  
 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  
 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  
 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原貝文** **金字** 貝葉之文 梁武帝于元 **馬馱** **鵠**

入上詳經一 崔元常畫獅子坐講金字經 **受持** **翻譯**

陳徐孝克天監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 **四部無礙**

**三論盡通** 梁書曰九月辛未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礙大會

法師受三論 **迦葉撰文** **曇花感夢**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弟子迦葉等追其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經 齊竟陵王子良篤信釋氏武帝不豫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琅函** 駱賓王詩云貝葉傳金口 **白法** **元言** 元言白法

皆禪學也 唐詩云白法 **雕談** **妙辯** 雕談妙辯皆佛

謂狂象元言問老龍 **雕談** **妙辯** 論也 唐書云雕

謂狂象元言問老龍 **雕談** **妙辯** 論也 唐書云雕

其意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

道非心非佛大梅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有管即心是佛

馬祖曰梅子熟矣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

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

經致此勝果 入定影 止觀經 初學記云輕飛入定

因以名其山 劉勰燔鬚 後主頓顙 劉勰與

能捨樂觀能離苦 定林寺撰經 南野史李後主信佛朝退與后僧帽袈裟誦

佛書拜跪頓顙 頽至為腐贅 頽至為腐贅

妙典 大乘 寺洛陽加藍記曰神龜四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

大品 陳後主在東宮令徐陵講 誦讀 孫義

容永所得械其手足將殺之誦觀世音經 講難後魏

至夜半門開械脫出于重禁中若有尊者 一藏 讀一藏經

難沙門講佛經令裴宣講 四句 偈 安明義 高僧傳曰釋道

但已向坐念一切空寂云 道安明義 安姓衛氏常山

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 典鈞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為

講說惟敘大意安窮覽經 典鈞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為

起盡之義經義克 慧斐手書 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明蓋自安始也 蘭臺石室 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羽林郎

行道致不怠 蘭臺石室 定林經藏 齊劉勰字彥和

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 定林經藏 齊劉勰字彥和

不婚娶依沙門僧枯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 四諦之

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總所定也 與沙門論義時

義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義時

號為元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佛頂經 尊勝

釋教部 宗先生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佛頂經 尊勝

釋教部 宗先生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佛頂經 尊勝

經三千  
三百言  
圓覺經  
裴休有注  
華嚴經  
八十一卷李長著四十九論  
光

明經  
十有九品  
十二部尊經  
梵經  
張說手寫金字梵經  
三有城

李道元華嚴論  
一藏經  
挑燈欲讀  
張氏鉞血  
肅宗庶母

三有為城郭  
張氏帝不豫后鉞血寫佛書以懺

經五

**增碑**唐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銘曰釋宮尊種龍出扶持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塵寰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穢懽喜園花惟聞蒼蠶百千萬億調服其心灌頂在即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

因以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淨因因明悟實李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輔墨王公大人為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崩劣兮崇崇彤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陀金石刻兮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之北靈夏之關秦之也金可陵念  
 下德也令集業公合發願代朝之聖法千百計令  
 前果公大人為之將令車公之能於公之部及效實  
 之文與聖宗並表與聖宗甚奇於今三谷之難財收  
 中由史令地子之因其去買買與受之聖計限令阿  
 軍果本守至也朝德曰參羅之婚聯並不與此兼承之  
 警別日與會以與與真言裕議非軍因因即聖實李  
 國之不知空界林知水西山冥冥天室金計九開友

